

江南，是在他们骨子里的

■姜浩峰

小区里的几株梅花开了。在2020年这不一样的春天，我怀想那片海——姑苏城外的香雪海。好多个春日，曾去香雪海徜徉。有时候在苏州能见到一些作家，有时候尽管没见到谁，却在青石弄，在十梓街，在某个园林深处，似乎与谁擦肩而过……

譬如叶圣陶，譬如周瘦鹃，譬如陆文夫，譬如陶文瑜……其实，就算最年轻的陶文瑜的真人，我都没见过。没想到我和他之间，有那么多朋友——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这些分散在苏沪之间的朋友中，有职业文人——靠文字为生的，编辑、作家、记者，都算吧；也有一些画家、书法家，也可以算吧。更多的则是各行各业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业余都读书，也都舞文弄墨，甚至还提得起毛笔，画点画，写点字。

我想，这就是江南。江南，是在他们骨子里的。

文章寸心皆水韵

去年岁末，陶文瑜走了。一时刷屏，朋友们都在怀念他。在转发《姑苏晚报》微信公号《陶文瑜：再见吧朋友再见》帖子时，我录入这样一段文字：

文瑜先生任《苏州杂志》小编时，用毛笔写温情退稿信，我是收到过的；文瑜先生，铁路子弟，曾为《铁道报》“月台”副刊撰稿，我是看到过的；文瑜先生做主编，让《苏州杂志》保有陆文夫文脉，更是有目共睹的。

点开《姑苏晚报》的帖子，读到陶文瑜的诗句：

就当是和以往一样//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的样子//散去的时候//你把我送到路口//我们挥挥手告别……

这是他2019年10月2日的近作，也堪称绝笔。他希望朋友们从手机的朋友圈中将他删去：

再见吧朋友再见//你深留在我心间。

对我来说，陶文瑜本人的微信从未进入过我的朋友圈，然而，诚如他所写下的那种感觉，他也将深留在我心间。

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午后，我当时在一家国企上班。单位里一个小头头骑着自行车从我身后追来，塞给我一个信封。信封的寄件人处印着“苏州杂志”。打开信封，信瓤里除了过二审最终没发出的我的诗稿，竟然还有两张纸。一张是印刷的退稿函，两处空格用蓝黑墨水的钢笔字填满：一个是我的姓名，一个是我投稿小诗的标题“寂寞”。还有一张则是毛边纸，写着：“浩峰先生，诗有韵味。可惜本刊无法采用。陶文瑜”。那几个毛笔字，可以算行楷，又有点魏碑的味道，倒是大有可观，让我喜乐半天，忘了被退稿的不快。

发出退稿信，竟能带给人快乐，事后想想，陶文瑜真是有个本

▶苏州乌鹊桥东，有条名叫青石弄的S形小弄。弄底五号是叶圣陶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故居。这座占地七分的石库门院落，犹如小型园林，紫藤悬垂，小径逶迤，花石围绕草坪，绿树掩映长廊。

苏州杂志社就设在这里。



●头版手绘制图：王梓含

●本版图片拍摄：刘放

事的编辑。此后，不断在报章副刊读到陶文瑜的文字，不无慨叹，毕竟是苏州人，文字含着水韵，不做作，很耐读。

这些年，读苏州作家的文字，许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耐读的水韵，自然是同姑苏自古以来的文风一脉相承的。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而论，陶文瑜心心念念的陆文夫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写《小巷深处》时，就如此开篇：

苏州，这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熟睡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

唯美不唯美？是不是水城情调？然而，故事讲述的却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子。她是年轻的纱厂女工徐文霞，爱上了厂里的大学毕业生张俊。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在今天人们的印象中，该是多么纯洁多么无瑕。然而，真实世界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

两条发辫，从太阳穴上面垂下来，拢到后颈处又并为一，直拖到腰际，在两条辫子合并的地方，随便结着一条花手帕。

那个年月为什么会在纱厂出现这样的性感呢？陆文夫的笔，揭开了真相。原来，徐文霞解放前作过妓女。性感，成了徐文霞的职业标记，也成了她难以磨灭的“污点”。最终，这个人物让读者怜之爱之。我觉得，如此笔法，就是水韵。

回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作品，很少有人像陆文夫那般对妓女形象，着以如此浓重的同情笔墨。这位从苏北来到姑苏城的年轻人，竟然有着上古断发纹身之古代苏州人的那种胆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种胆气一寸寸揉进了文章中。如今重读《小巷深处》，仍能感到支撑这个故事的不仅仅是绵连的文字，更有绵连的勇者无畏的精神。

从个人行事来说，陆文夫自己津津乐道的他曾经的喝酒经历，也许很能体现此种绵连。在下放岁月里，一方面为了饕餮，一方面为了赶路，陆文夫把一小瓶粮食白酒倒在汤面里，趁着月色呼噜噜吃了个精光。就是这样一种吃法的人，写下了中篇小说《美食家》，开创了当代“美食文学”的先河。如今，陆文夫俨然是苏州食神一般的存在，他在餐饮界被尊崇到极高的地位。我甚至发现，

苏州有不少餐饮人士，以陆文夫为榜样，开始写作。

不要小瞧了此等写作的业余性。以中国文学的一大巅峰唐诗而论，又有几个诗人是劝别人“千金散尽还复来”而自己以写诗为业的呢？大多数诗人本身是官员、士绅，甚至是即将上战场的军官。即便像杨炯这样喊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真正的书生，其谋求的前程也绝非去做一个职业诗人。陶文瑜本也不是职业文人。如果不是走了文人之路，以他在粮食局拨算盘的职场起点来推断，后来应该穿着笔挺的西装或者制服，坐在机关里盘算苏州新区或者园区的某些项目才对。然而，此后他竟然在一所学校教书。在教书以外，他曾是上世纪80年代那场诗歌浪潮的弄潮儿。在《诗刊》《星星》《诗歌报》，他发表了诗作3000首！可见产量之高。1988年的《诗刊》“青春诗会”，他在受邀之列。那一届的受邀诗人包括骆一禾、海男、林雪、程小蓓、萧开愚等。可见，那个年代的中国新诗“地图”上，代表苏州进行标注的，就是陶文瑜。

陶文瑜的《老宅笔记》专门写周瘦鹃。写这位生于19世纪的“95后”如何在高中毕业后到一所学校教书，又如何走上卖文为生之路。周瘦鹃看到女儿在饭桌上夹起一块红烧肉，笑着说，自己辛辛苦苦写的几行字，全被她吃掉了。

当初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总觉得陶文瑜是在写他自己。后来才知道，陶文瑜也曾吃过粉笔灰，难怪他对周瘦鹃的教书、卖文生涯，下笔如此有感。

周瘦鹃顶着“礼拜六派”和“鸳鸯蝴蝶派”的名头，翻译福尔摩斯探案集，写极富想象力的《亡国奴日记》，终了时，投入紫兰小筑的老井中。这活生生是在演绎一出昆曲。只不过，《牡丹亭》中的杜小姐葬在自家花园牡丹亭边的梅树之下，后来还魂重生。而投入自家花园井中的周瘦鹃先生，却一去不复返……

这就是水韵的苏州，看似“人家尽枕河”，实则“古宫闲地少”，每一个荡漾的水波里，都或有历久千年的悠悠往事、故人烟雨……

在这座城市写作，但用寸心，但通水韵，哪怕一点涟漪，也将是化开的浓墨，铺展开来，便能成就一位作家。

点石成金如过桥

我有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与陶文瑜有过交集。那时苏州电视台招聘，300多人报名争两个职位。电视台的考试办法是——把人拉到苏州新区，让应聘者去采访，时间一整天，题材不限，交一部专题片的文案。

据朋友说，他最后被录取了，然而最终没有去成，原因不少，包括并不在苏州的原单位不肯放人

等等。而当时应该还在学校教书的诗人陶文瑜，则没有被录取。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当时的陶文瑜三十出头，尽管有诗名，有文才，但没有拍摄专题片的经验，甚至未必懂电视制作的一些专业知识。而同为“60后”的我的这个朋友，尽管也是文学青年出身，但恰恰当时刚在苏州大学进修了一些新闻电视制作方面的研究生课程，懂得分镜头剧本的写作。

苏州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她总有机会让才子脱颖而出。不久，陶文瑜去了《苏州杂志》。那个年代，从收入上看，大概率是电视台比杂志社高。然而，我倒是觉得《苏州杂志》才是遂了陶文瑜心愿的所在。比起电视台，《苏州杂志》是月刊，节奏不那么快。后来在陶文瑜的文字里读到一些有关滚绣坊青石弄的文字，更明确——这是适合吟诗作画的地方。“知情人士”当然可以说，这里毕竟是叶圣陶老人的家，自然是有灵气的地方。确实，苏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小桥流水的每一段水波，都能看到悠悠往事漂啊漂。在这里被定为《苏州杂志》办公地后，主编陆文夫在门前挂起了一个横匾，上刻“叶圣陶故居”。后来，陆文夫透露，定为“故居”，某种程度上有违叶圣陶老人生前心愿。“叶老在世的时候，把他在苏州的一座房子交给我，要我设法修好，供各地的作家来苏州旅游时居住，作家们多穷，住不起宾馆。他关照，不要叫什么故居，可称做为招待所……”陆文夫如此写道。

无论是不是开招待所，陆文夫还真把《苏州杂志》办得有点儿“招待所”的腔调。杂志版面包罗万象，确实“杂”得可以。帮杂志写文章的，有文学家叶兆言、苏童、荆歌、王稼句，也有烹饪大家华永根。至于评弹艺人，从“30后”江文兰，到接近“70后”的盛小云，都被“请上”杂志。丹青妙笔张继馨、王锡麟等自然不会放弃在此笔歌墨舞的机会……

陶文瑜进了《苏州杂志》，从状态上说，等于从一位参加完青春诗会的青年诗人、文学青年，变身为职业编辑。回看这一次，无疑是他生命的一次蝶变。此前，人度他；此后，他度人。度人者本人，似舢公，或者本人就曾为一座桥——让后来者从此处来，到彼处去。没发表过作品的文青，在他手里成了作者、作家；哪怕未曾经他手发表过什么，如我之辈，也能从他这里有所得。毕竟，登船或者上桥后的风景，与在此岸时也是不同的。

那时的《苏州杂志》，薄薄一本。加之确有这么多有真本事的名家为杂志撰稿，作画，由是，无名小卒想要自己的作品跻身杂志，非常难。

然而，度人的方式不仅仅在于让年轻人的作品登上版面。似陶文瑜般用毛笔写退稿信，如今大多数年轻编辑是无法理解的。

(下转第三版)